



成渝鐵路建設時的情景

1952年7月
1日，火車在
內江站會車。

饱含深情去创作，一路通畅一路歌 成渝铁路也有“文艺范”

□阿坚

歌曲

《四唱成渝铁路》曾广为传唱，红极一时

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后，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就是《四唱成渝铁路》。这首叙说风格的歌曲，既可在城市的舞台上演唱，更可以去沿线车站乡村院坝宣传。当年非常流行，可谓红极一时。即便现在，很多修筑铁路的经历者还能完整地唱出来，足见这首歌曲对他们影响之深。

一唱那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修路，派款又拉扶，刮尽了人民的血和汗，只见他们盖洋楼。成渝路不是成渝路，是反动政府的摇钱树，人民的愿望付流水，成渝路变成了人民的血泪仇。

二唱那成渝路，人民喜心头。西南解放才半年，修路就动了工。人民政府的好领导，坚决要把路修通。千万军工和民工，风里雨里不休停。为人民自己来修路，一个个争取立功当英雄。

三唱那成渝路，困难万万千。建设祖国的意志坚；不怕一切困难。人民的力量钢铁一般，劳动创造新西南。河山架起了千座桥，双手劈开了万重山。英雄的事迹正在到处传，一直修到，一直修到资阳县。

四唱那成渝路，通车到临江寺。四十年希望实现了，鞭炮响连天。城乡交流有保障，工业更要大发展。火车头冒着烟，带着幸福直向前。男女老少齐欢唱，永远跟着共产党幸福万年，幸福万年！

话剧

《四十年的愿望》大获成功，享誉全国

已故的石曼先生，对抗战文艺颇有研究，同时也是我国著名的话剧史专家。有一次，我与石曼先生聊天，他向我讲起了一桩与成渝铁路有关的文艺轶事。

1951年，成渝铁路正修筑时，就接到指示：“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这就是为庆祝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专门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剧本的创作由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任白戈负责。当年在市文工团担当编剧的石曼先生，在筑路工地与重庆钢厂体验生活后，很快就拿出自己的创作构思呈报给市委宣传部，经任白戈圈定后，他一鼓作气写出了《四十年的愿望》的初稿。该剧以大渡口钢厂锻轧第一根钢轨的事迹展开，呈现成渝铁路建设与通车，凝聚了万众的心血与智慧。初稿一出来，重庆市委非常重视，专门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

石曼先生退休后，为此专门撰写了《任白戈与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一书。他在书中回忆：1952年7月，剧本创作进入了攻坚阶段，任白戈还邀请了老作家沙汀来剧组，与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塑造正面人物。重庆的7月酷暑难耐，沙汀、石曼等人索性赤膊上阵，坐在“抗建堂”剧场的地板上讨论。有天晚上，任白戈把创作人员叫到他家里加班，凌晨3点时稿子赶出来了。任白戈拿出烧饼与肉肉招待大家，自己则逐字逐句地看稿，提出修改意见。剧本定稿后，市文工团的演员们立即开始排练，不到一个月，四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成功彩排而出。特别是最后一个情景，当一列火车由远而近、冒出一股白烟驶来时，剧场里群情激荡，观众全都站立起来，赞叹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多年后，一位参与《四十年的愿望》演出的演员回忆说：那激动人心的火车白烟，是两位舞美人员在后台各执香烟数支，猛吸后吐出一根竹管再冒出浓烟，没想到营造出来的效果这么好。

《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公演了150多场，大获成功。后又在北京的国家剧场及14个省市公演，享誉全国。1956年，《四十年的愿望》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剧本创作获得的首个国家级奖项。

70年前，成渝铁路的修筑与通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盛事，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举。巴蜀老百姓对成渝铁路期盼已久，对此更是欢欣至极。成渝铁路通车后，人们用歌唱、话剧、绘画等艺术形式进行庆祝，表达喜悦之情。

修筑成渝铁路的故事，原本是准备拍摄电影的，当年著名剧作家孙谦曾来筑路工地体验生活，片名《成渝铁路》的电影剧本已在《电影文学》上发表，描写一位筑路的工程师，爱故乡的妻子，也常吹奏随身带着的竹笛，最后牺牲于工地上……可惜这样一部充满人情味的电影剧本，后来却夭折了。

绘画

几代画家持续关注这条铁路，名作不断

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后，落户重庆的西南文联立即组织多位画家深入生活，以成渝铁路建设为题材进行版画、水彩画、漫画、连环画的创作。

“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成渝铁路在各个时期的美术创作中，一直未缺席。

1972年是成渝铁路通车20周年，这年的两位青年画家陈逸飞、魏景山创作的巨幅油画《开路先锋》（收藏于上海美术馆），成为绘画表现成渝铁路这一题材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

从王小华1981年创作的油画《赶火车》开始，至当下“80后”“90后”的巴蜀画家，成渝铁路从未离开他们的创作视野，他们的创作方式与手法也逐渐多元化。比如，张国忠2015年创作的油画《蜀道从此不再难》，余都2019年创作的十帧连环画《新中国第一路——成渝铁路》，李克难2021年创作的连环画《西部大动脉——成渝铁路》，郭华敏和郭瑞瑶2020年创作的油画《邓小平与成渝铁路——新的战役》，李海磊2022年创作的油画《时代之歌：1952-2022》等。

70多年里，成渝铁路一直是巴蜀画家的聚焦点，几代人关注同一个题材而不间断，这种创作的延续性与历史文献性是很少见的，更是值得记录和收藏。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中国铁路作协会员）

独特巫山文化 异于渝西的远古文明和上古文化

□邱江陵

说到重庆的山水、祖先和文化，怎么也绕不过巫山。那里是重庆的屋脊，那里还有早于巴人的巫人（巫裁民），还有古老的伊甸园巫国（巫裁国），还有原生土长至今巫风浓烈的巫文化。

巫山位于北纬30°至31°之间，全年气候温和、降水较多，这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独特的湿润气候和起伏的地形地貌，使这里成为适宜人类生存的良好生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先生在巫山龙骨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数百件石器为证，早在204万年前，这里就有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人类出没；而瞿塘峡东口的大溪遗址和龙溪镇刘家坝遗址，则证明巫山先民在距今6000-7000年前就在大巫山长江岸和大宁河谷地带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大约在5300年前，巫裁民就在巫溪（今大宁河）开发盐泉；西周时期，巫裁民就在大昌西坝建成了规模恢宏的城邑；公元前860年-847年间，这里是夔子国的国都，春秋时期楚国在这里设置巫郡，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在这里建立巫县。巫山为国、为郡的历

史，均早于三峡地区其他各县。

山水造人，也孕育文化。巫山特殊地形地貌和人文环境，造就了迥异于渝西的远古文明和上古文化。

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说：“最早被人类发现的地面盐泉区，也就是人类文化发育最早的地区。巫溪……孕育的‘巫裁文化’……距今五千年前便开展起来了。与中原解池所在的华夏文化的诞生约略相同。”“巫裁之兴，亦当与虞夏同时，可以算得我国上古时代两朵并蒂花。”

重庆文化学者王川平认为：“大巫山一带是东方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也是原始文化巫文化、原始宗教巫教的文化高地，时至今日，以巫命名的巫山，以巫命名的巫溪即大宁河，以巫命名的巫山县、巫溪县，是这一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化与宗教的活化石。”

巫山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原生文化容易在这里沉积，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张正明先生所言：“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

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这么长又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巫文化还是中国道教的源头活水。西汉曾任巴郡江州令的张道陵，借用三峡民间巫术中的斋醮和符篆等祭祀仪式，结合黄老学说，开创了最早的道教——五斗米教。

巫文化还是三峡诗歌文化的渊藪，屈大夫化巫歌为《九歌》，带头唱响三峡诗歌大合唱，汉代乐府《巫山高》成为唯一以山命名的歌谣（词牌），汉唐以降历代名家大咖都到巫山打卡唱咏，把巫山巫峡唱成世间最具诗情、诗意的大峡谷。

朝代更迭、战火纷飞、动荡迁徙，原生巫文化一直深埋在巫山故土。如今，巫山、巫溪等地，民间仍有数以百计的端公，他们就是集巫师、巫医、巫术、巫舞、巫歌于一体的巫文化“活化石”。

华夏民族的古老星空，满天星斗，巫与巴都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成员，巫、巴文化都是重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得到深入挖掘、研究和发扬光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